

登高所見有感

5A_林銳銘

寒風徐徐，凌晨三時凜冽而刺骨，我登上了山。

不知為何登山，只知山林寒風似利刃般刮骨。不知山上有何物，只知道山上有所美景，不知美景如何，山上發生的事，只有山知道。

在山腳營地，我看見一盞燈火，帳中有人揮手招呼我過去。看見那人，身披睡袋，蜷縮著坐，雙手帶著半指手套，在燈旁烤火。

「這可不是燈，這是火爐來的，不過只看外形，看不出來吧，一個人登山嗎？是想趁著日出前去到山頂吧，這的景色可不一般。不過我得提醒你，這山可沒有樓梯，也沒見你帶登山杖。我接妳吧，大自然可是無情的。」

「可是人有情。」我答道：「你知山上有甚麼嗎？有甚麼需要注意的？」

「真會說話，我這有熱可可，來點吧，山上有甚麼，這事唯有山知道，我甚至都不知道山是甚麼山。不過，多加小心，我會在這待到日落，到時你也該下來了，我會等你來還我的。」

我點點頭，轉身離去。備受溫暖，現在一想，是他擔心我想不開吧，讓我回去找他，是想確定我的安全。

我向山中走去。

途中，果然如他所說，半山之後，已不似前面有樓梯了，這山中涼亭已是最後的開發，山中最後的人跡。

愈加冷了，風吹得生疼，好似刀刃般，刮著我的臉，寒風刺進體內，刺入骨中，深入骨髓。又得在樹中找到遮風處，唯有此才得以緩解些許。

山林，很暗，伸手不見五指，我一手提著手電筒，脖子也縮了起來，渾身打顫。風帶著樹葉拍打我，地上滿是落葉，很粘，很軟。看不清路，風似厲鬼，嘯叫著：叫喚著，我不敢回頭，厲鬼好似要將我生吞了，風，依舊不止。

手指也凍得通紅，備感恐懼、壓抑。

因看不清路，摔了一跤，負面情緒直接拉滿，萌生了許多念頭，對黑暗的恐懼，愈強愈烈，我逃不出去，我留在原地，我在此睡去……但我不能在此停下，山下還有人在等我回去。

天，要亮了。

我奋力上爬，從坑中起來，我一次次爬了起來，心中念起「不管跌多少次，最重要的是爬起來。」我要翻過這座山，因為眼前有更高的山峰等待著我。如今的路，是無數先烈換來的，正如魯迅所說：「世上本沒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」先烈換來的路，只為讓我們後世見他們所見，聞他所聞。

天，變成了紅色。

我到了山頂，只見平原，風更加的烈，似乎在阻止我前去，但我不會像此前一樣停滯了，我大步向前，風一次又一次的想要將我推回去，山一次又一次的對我回頭，山的脾氣，真是小氣。到了中場，風是最烈的，達到了頂峰，風生氣了，它不能吹我回去，它無能狂怒。它在嘯叫！它失敗了。它屹立在我腳下，它臣服於我，風向，變了。

我越往前，風就越小，反倒是背後的風越烈，它在推我向前，風也不似此前一樣鋒利，而是柔和的，溫柔的，溫暖的。

太陽，出來了，天，亮了。

我看見眼前景色，壓抑的，狹小的，蜷縮的，在這一刻綻開了。隨著柔風，綻開！轟的一聲，我的心牆倒下。我所見的，是紅色的太陽照在林中，灑滿人世間，腳下，是密密麻麻的林子，我爬過了。沿途的風景，與我所見的鮮明對比，路上有多委屈，有多壓抑，現在就有多燦爛。我正欲拍照，但我拿不出來，我只能在心中記下，我不能用言語、圖片記述我的心情，我的言語竟如此貧瘠。

我开始下山，最後，也是拍了照片。

我有所感覺，山在挽留我，微風往我反方向推。但我該向前了，還有更高的山等待著我。我不能在此停留，我的高山已經出現，怎麼能夠停滯不前？

我下山了，看到了那個帳篷，他問：「到了？」

「嗯，謝謝你的杖，讓我能夠繼續向前。」

「主要，還是你自己。」他答說：「山中如何？」

「山的事，只有山知道，我的未來，只有我知道。」

是呀！

山上的事，只有山知道。